

荀子

卷

十六
二十

法行	哀公	宥坐	賦篇	君子	正名
	堯問	子道	大略	成相	性惡

荀子卷第十六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故作正名篇尹文子

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名以定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

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名

後王之成名後之謂舊名可法效者也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法未

及三百六十官也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

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謂舊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達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

乘異者則因其所名遂散名之在人者舉名也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

以為通而不改作也性之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也和陰陽冲和氣也事任使

於天之性也性之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也和陰陽冲和氣也事任使

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人性感物之後情然也心為之擇謂之慮否而行謂之慮也心慮而能為之動謂

之偽偽者謂之情然也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心雖能動亦在積久

性也○此偽字元刻作為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偽即今之為字故曰桀紂性

也堯舜偽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為耳後儒但知有真偽字昧古六書之法而

正名篇

埤葉山房石印

苟非正義則謂之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心有所知者謂之智
姦邪行下孟反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心有所知者謂之智
所合謂所知能合於物也○謂之智亦當同上作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智有
謂之知而皆讀為智耳下能字亦不可分兩音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
在人之心者謂之能也○句首智字誤能有合謂之能耐堪任其事耐乃
衍注當云在人有所能謂之能也○似有殊誤能有合謂之能耐堪任其事耐乃
來乃代性傷謂之病不得其天性節遇謂之命命時也當時所遇謂之是散名之在
二反性傷謂之病不得其天性節遇謂之命命時也當時所遇謂之是散名之在
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
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
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也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
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
是為非鄭國大亂民口譟譟子產患之于是討鄧析而故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
僂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今本新序缺此文故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
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
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迹長功成治之極
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名畏服於上故迹長也長丁文反迹長功成治之極
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若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
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
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

難萬物萬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異形難

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異形難

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交喻異物名實之紐不為分別立名使物

知其不同也此已下復明有名之意

實相隱紛結難知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

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上以明貴賤下

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

之意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復明同曰緣天官天官耳目鼻口心體也謂之官言

之同則同謂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

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黑大小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

制三形體色理以目異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聲音清濁調等奇聲以

字行形體色理以目異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聲音清濁調等奇聲以

耳異清濁宮徵之屬調等謂調和笙等之聲也等笙類所以導眾樂者也不言草木

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奇異也奇聲萬物眾聲之辭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

異者也○調等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為之辭

奇味眾味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花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

之異者也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花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

也奇臭眾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洒當

為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樓樓蛄臭者也○洒从水

西聲古音與辛相同酒酸疾養滄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疾痛也養與癢同滄寒也
猶辛酸辣氣之觸鼻者亂之名或曰滑如字鉞當為鉞傳寫誤耳與溫同輕重謂分錄與
鉤石也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名也倉初亮反又楚陵反說故喜怒哀樂愛
惡欲以心異猶說讀為脫誤也脫故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
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然而徵知必將
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知不耳耳而不可也然耳之類當簿謂如各
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
各主掌其類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
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能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人皆
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
別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
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異類則同名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
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
之此也注復名宋本作複名索復亦與複字通用其名謂若單名謂之知其實者之
不為害矣謂單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其名謂若單名謂之知其實者之
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猶使異
實者莫不同名也恐異實異名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異名則猶使異
不同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

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此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有時而

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

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謂之物是同名者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

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人皆謂之天也名無固實約

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謂以名實各使成言語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

謂之善名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

一處之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可別也狀同而為異所者雖可合

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

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別為異所則謂之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

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後王之成名不可不

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可因其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

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也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知或言

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為本由不喻

亂正名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之患困廢之禍因觀見侮

不辱之說精孰可行與否
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
亂名者也山淵平情欲寡
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
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矣
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
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
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
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孰
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
所以命形也色非形非色故
馬也是惑于形色之名而亂
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非馬
禁之本以稽實定數今馬非
也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
不與辨也明君守聖人之名
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名分
孔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
不必更用辨說也辨今聖王
說謂其所以然也實不喻然
說也荀卿自述正名實不喻
及辨說之意也實不喻然後
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
說不喻然後辨

靖葉山房石印

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

辨說也是時百家異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辨說雖兼聽兼覆而無詩曰顯顯

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敬順也仰仰志氣高朗也

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忘諱不稱祿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

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聘辭辨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不動乎眾人之非譽

不以眾人是非而為之不治觀者之耳目其辨說不求不賂貴者之權勢不為貨

動但自正其辭說也利謂悅愛之故能處道而不賁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

權執也不利傳辟者之辭也辟讀為僻故能處道而不賁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

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能奪利或為和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

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何憂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倏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

涉然深入之貌倏然俯就貌倏然而類謂俯近于人皆有統類不虛誕

也差差不齊貌謂論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于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

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通謂得其理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

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外是者謂之訛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為己寶也過

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故愚者之言勿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謠謠然而涕同忽然
為難說耳君子不用也噴爭言也助革反或曰與蹟同深也謠謠彼誘其名眩其辭而
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疎略深則無統緒又謠謠然沸騰也故窮藉而無極其勞而
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故窮藉而無極其勞而
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立名而實無名也故知者之言也為智慮之易
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
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固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何人斯
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醜姑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
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展轉極於
也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
也所困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
者所困故能導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若異類如生死之
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若異類如生死之
所繫在於導欲則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熱之數
治不導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熱之數
不節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熱之數
在欲之多寡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之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有欲之意求
字今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為天之節制心所受乎天之一
刪正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為天之節制心所受乎天之一

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當為所
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乎天故曰所受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
皆制節于所受心之計度。心之計度亦受于天。故曰所受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
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
義。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心之所可中理
則欲雖多。奚傷於治。之所謂心以為可也。言若心止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
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雖寡亦不能止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
之所欲。明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性者
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者性
成于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以為可而道之知所
于有欲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本。作以所欲以為可得。今從元刻以為可而道之知所
必出也。之智慮必出于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各有心故雖至性之具
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此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
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
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放肆之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
道則求節欲之。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謂
也。○注賤者舊本作責賤訛今改正。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中和

1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

過于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

北走也哉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背

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

也哉惡今夫聖人欲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彊令去欲寡

欲此何異。必不離而北。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若合道則從之。損源也。言

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道。雖有欲之說。亦可以益治。而合此道。雖明去

可微之說
離也
先者
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道
夫治亂者論台達與不

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

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來意也所以去其惡未嘗全

適意也權者之排所以不可知轉重者不能排更則惑于欲惡矣故達道者不戚戚于

貧賤不汲汲而富貴故能遺夫得
喪欲惡不以介懷而欲自節矣
衡不正則重縣于佞而人以爲輕
輕縣于佞而人以爲重

以為重此人所以惑于輕重也衡稱之衡也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縣于仰輕縣于俛而猶未平

也遂以此定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
輕重是惑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
惑於禍福也因以為福不知道而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為禍不知
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能
則惑于倚伏之理也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能
權則不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也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
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
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無所
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
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隱而難察以
下四事觀之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為道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
則可知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
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簞而體不知其安
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嫌也嚮讀為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嫌足也快也假而得問而
嫌之則不能離也意終亦不能離于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萬物之利
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弔壽也邪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則欲終

不可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綬其與無足無以異。絕與冕同○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有

雖字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已為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

目。所視之物不及傭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紉

之履而可以養體。麤紉之履麤麻屨也屋室廬廡蔭橐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

庾屋如廬庾者蔭廬也以廬庾為屋室蔭橐為席蓐皆貧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朴之机筵也故無萬物

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執列班列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

下多其和樂少矣。以是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知道則

心平愉則欲惡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己而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役物自有嘗試已下皆論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

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由孔子必也正名之辭推演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

乎導欲以合乎道而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闢小家珍說而與孔孟所

言治己治人之情相合後儒專言遏制淨盡者幾何不以雍而潰矣

荀子卷第十六

總校楊文瑩分校沈彤元校
許德裕校

荀子卷第十七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注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于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

明時又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書作惟天生聰明時又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為善者偽也

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又傍為亦會意字也

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

謂天生性也順是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

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疾與嫉同惡鳥路反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

義文理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

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

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櫟括烝矯然後直枸讀為鉤曲也下皆

同櫟括正曲木之木也烝謂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注礪舊作勵誤今人之

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

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

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

荀子

卷十七

性惡篇

一

埽葉山房石印

者也擾強抑也

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

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

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

之分者也言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于知猶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

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為

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鄭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

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學而能不可事謂不今人之性目可以

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聽之聰常不離于目可

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

故也孟子言失喪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也朴資

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

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不離質朴資財自得美利使夫資朴之於美

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假飾而善此則為天性使夫資朴之於美

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見之聰明常不離于耳

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目明耳聰此乃是其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